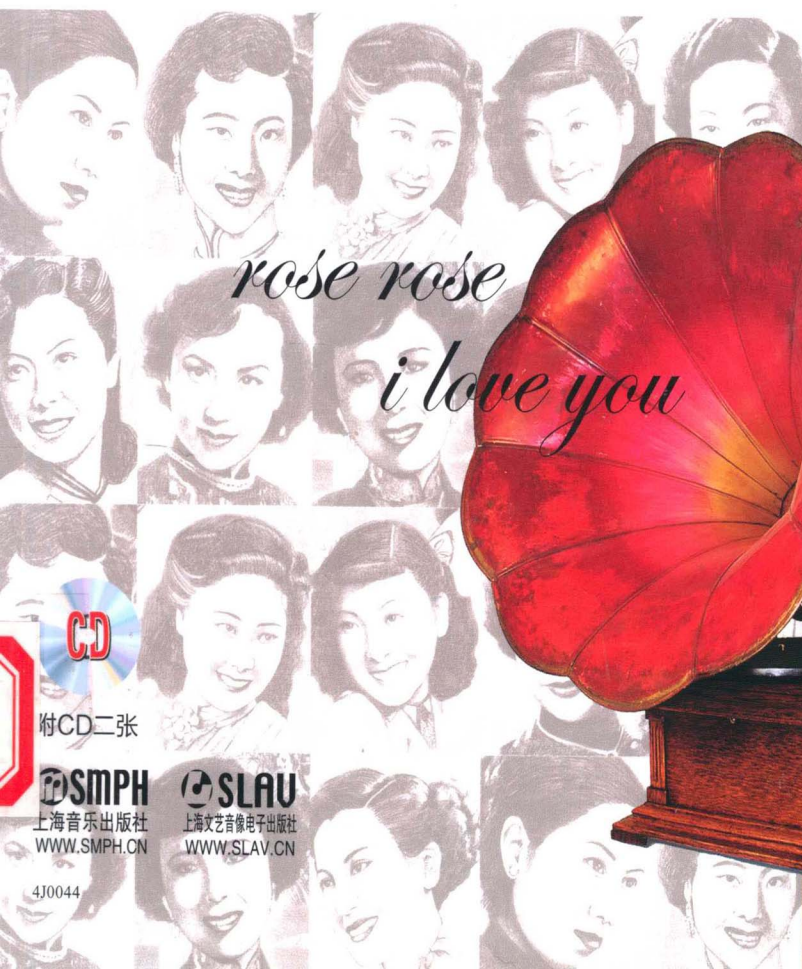


玫瑰 玫瑰 我爱你  
追寻  
上海老歌的前世今生

Tracing the Old Songs in Shanghai: 1930s and 1940s

王勇 / 鲍静 著



rose rose  
i love you



附CD二张

SM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SLAV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WWW.SLAV.CN

4J0044



玫瑰 玫瑰 我爱你

追寻



# 上海老歌的前世今生

Tracing the Old Songs in Shanghai: 1930s and 1940s

王 勇 / 鲍 静 著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SLAV**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WWW.SLAV.CN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玫瑰我爱你——追寻上海老歌的前世今生 / 王勇、鲍静著 -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523-0060-4

I. 玫… II. ①王… ②鲍… III. 歌曲 - 音乐史 - 研究 - 上海市 IV. J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3512 号

玫瑰玫瑰我爱你——追寻上海老歌的前世今生

王 勇 鲍 静 著

---

出 品 人: 费维耀

责任编辑: 陶 天

音像编辑: 陶 天

封面设计: 郑 杰 包梦琪

印务总监: 李霄云

---

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邮编: 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 (集团) 有限公司: [www.shwenyi.com](http://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 [www.smph.cn](http://www.smph.cn)

上海音乐出版社论坛: [BBS.smph.cn](http://BBS.smph.cn)

上海音乐出版社电子信箱: [editor\\_book@smph.cn](mailto:editor_book@smph.cn)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邮箱: [editor\\_cd@smph.cn](mailto:editor_cd@smph.cn)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8 插页: 4 谱、文: 448 面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5523-0060-4/J·0044

定价: 88.00 元 (附 CD 二张)

读者服务热线: (021)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 (021) 64310542

反盗版热线: (021) 64734302 (021) 64375066-241

郑重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12年5月

与周小燕先生畅谈演唱《长城谣》的始末



2007年

探访张帆夫妇，回忆明月社的往事  
摄于其北京寓所



2010年

赴港探望姚莉女士



2009年

参加四川音乐学院校庆活动，拜访郎毓秀先生





2008年

《上海老歌1931—1949》首发式与研讨会  
在原百代徐家汇小红楼旧址举行



2009年

《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在上海书展首发



2010年

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上海老歌”讲座



二图讲座 王博士谈乐系列

上海老歌：心中永恒的

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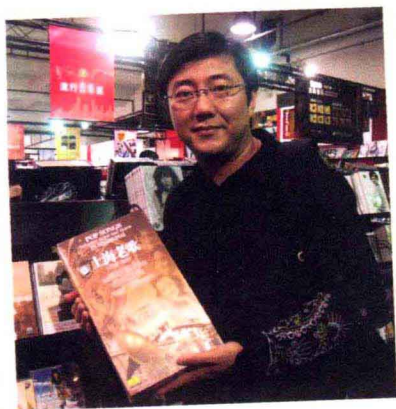
与《现代音响技术》杂志联合举办  
“上海老歌”讲座及HIFI试听会





2012年5月

在台北輔仁大學參加爵士音樂國際研討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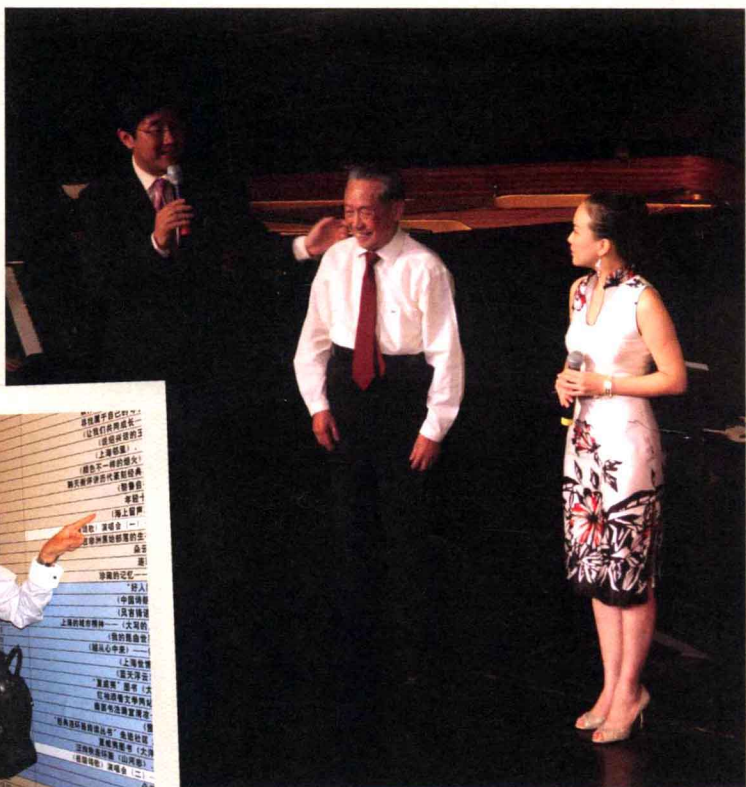
2008年

《上海老歌1931—1949》在上海書展首发



2012年1月

与《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上海贺绿汀音乐厅联合呈现“上海老歌”音乐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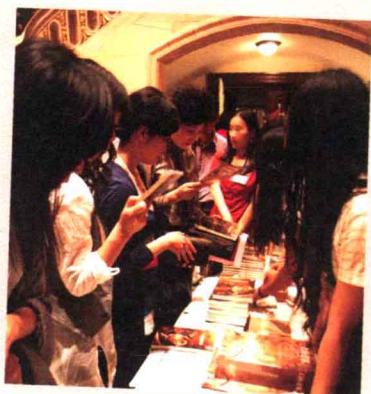
2009年  
与郑德仁先生同台演出



2009年7月  
《海上留声——上海老歌曲100首》  
上海书展首发



2009年  
与《新民周刊》在上海音乐厅联合呈现  
“上海老歌”音乐会



音乐会后踊跃的购书观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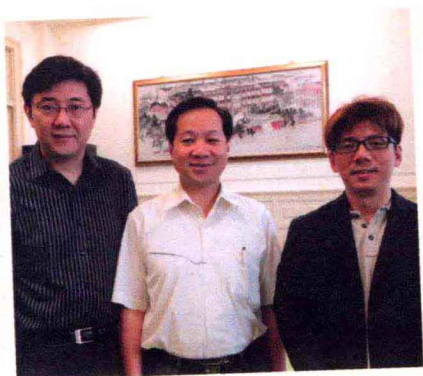
2012年5月

在台北辅仁大学做《老上海的舞厅与吉米金华人爵士大乐队》的专题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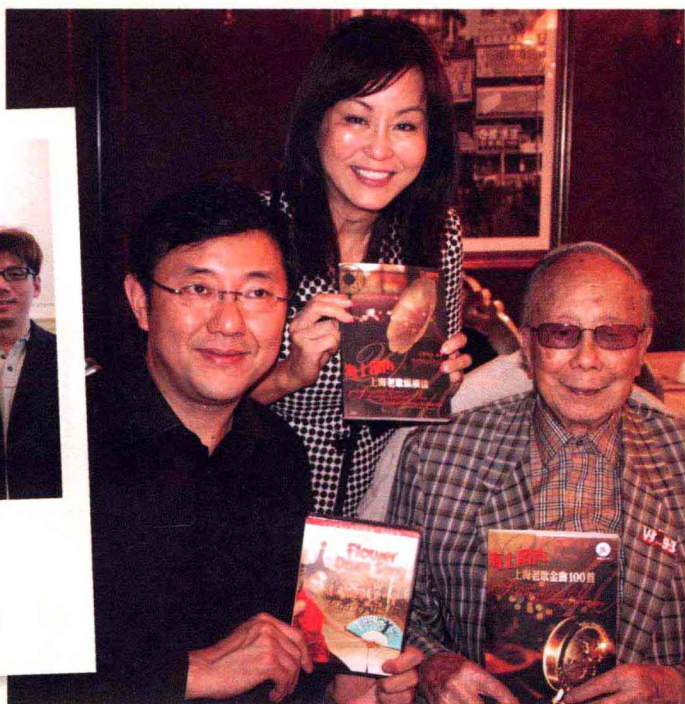
2012年5月

在台北辅仁大学做《老上海的舞厅与吉米金华人爵士大乐队》的专题演讲



2012年5月

受台北师范大学张国恩校长（中）与李文彬教授邀请，在“亚洲流行音乐新趋势”论坛中做关于上海老歌在21世纪的专题演讲



2012年8月20日

在美国看望97岁高龄的黎锦扬先生





2012年6月

与上海轻音乐团在上海音乐厅联合呈现“上海老歌”音乐会，一直关注上海老歌的著名媒体人杨建国先生（左2）、“旗袍皇后”李霞芳女士（左4）、美国华美银行伍家慧女士（右3）等一批热爱老歌的海外朋友前来交流畅谈。



2010年2月

在李宁国先生的陪同下，在新加坡看望云云女士



2012年5月

在台北文化大学，做关于上海老歌的专题演讲，主持人为该校客座教授，著名音乐人林隆璇（右）。



2012年5月

与台湾的老歌研究者陈维峙博士

---

## 自序

---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影片《天涯歌女》中的一首插曲。《天涯歌女》算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歌唱片了，由上海电影先驱人物吴村编剧并执导，国泰影片公司出品，“金嗓子”周璇和当年影坛的“风流小生”白云领衔主演。影片描写了歌女小兰（周璇饰）的悲惨流浪生活。片中共有9首插曲，其中以主题歌《漂泊吟》为代表的7首，由周璇亲自演唱。姚莉和另一位歌星都杰参与了客串演出，扮演两位歌女，姚莉演唱了插曲之一《玫瑰玫瑰我爱你》，都杰则演唱了《秋的怀念》。

《玫瑰玫瑰我爱你》由吴村作词，陈歌辛作曲。这首歌不仅在华语地区风靡一时，而且在美国乐坛也曾有过很大影响，这是因为美国红极一时的歌星Frank Lane曾经翻唱了这首歌曲的英文版《Rose Rose I Love You》，并且创下很高的唱片销量，在1951年登上美国Billboard排行榜第三名的位置。因而，这也是第一首真正走出国门并爆红过的上海老歌了。而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正是对于上海老歌的真实写照。







“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艳丽，长夏开在枝头  
上，玫瑰玫瑰我爱你。”在今天，我想这确实代表了许多  
人对于上海老歌的感情。然而，玫瑰虽美，却也有刺，在  
大风雨来临之时，也难免不受伤害：“玫瑰玫瑰枝儿细，  
玫瑰玫瑰刺儿锐，今朝风雨来摧毁，伤了嫩枝和娇蕊”，  
然而，“玫瑰玫瑰心儿坚，玫瑰玫瑰刺儿尖，来日风雨来  
摧毁，毁不了并蒂连理”。历经岁月的磨练，上海老歌这  
朵美丽的玫瑰，在今天继续绽放着。

认真算来，从1988年大学期间的学期论文——整  
理“黎锦晖年谱”开始，我关注上海老歌已经有24年了。  
在这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我听过了很多歌，遇见了很  
多人，经过了很多事，让我还感安慰的是，在不少同道的  
共同努力之下，今天老歌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文献材料  
的积累也有了收获。在我呈上这本“旧瓶装新酒”的  
新书时，有些人和事，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由于我的家庭背景原因，我与老歌的关系很近，所  
以，和许多爷爷奶奶辈的老歌相关人士都有着大量的接  
触，在这些年中，我有许多机会向他们请教，倾听他们讲  
述当年的故事，这些都构成了我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而很  
多老人亦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

首先要聊到梁慧芳女士，她是黎锦晖先生的第三任太  
太。从我有记忆开始，她就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从小就喊  
她“黎家阿婆”。那还是文革年代，有很多的限制，但是黎  
家和王家的交往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潜意识

里，我一直就认定黎锦晖是“好人”的原因吧。梁慧芳女士真是一位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代表人物，她嫁给黎锦晖大约是1937年，只有18岁，正是黎先生落魄之时，而且之后，也从未有过真正“翻身”的日子，但她一直觉得自己嫁给“老夫子”没错，她爱“老夫子”黎锦晖。她为黎锦晖生了七八个孩子。七十岁之后，她去美国看望子女，那时子女的生活也都不富裕，她表示绝不增加孩子们的负担，居然在美国还兼职打工，为别人照顾孩子补贴家用，这让我们大为感慨。她的晚年一直保持着“自力更生”的态度，不要孩子同住照顾，一个人住在莘庄寓所，她对于这点颇为自豪，她甚至有些得意的告诉我，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一个人不是生活的很好嘛。一次我带了些湖南的腊肠去，她念叨说，这是老夫子喜欢吃的，足见他们的感情之深。她八十岁以后，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整理黎锦晖的作品，她坚信，有一天老夫子会平反。她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李岚清同志在一次讲座的时候，特意请来了梁慧芳，当着她的面，介绍黎锦晖先生的作品。后来她告诉我，我这辈子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我对老夫子可以有交代了。我想，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不介乎年纪，九十高龄的老人心中，一样有爱！

姚莉女士是我见到过的最幸福的老人，她的幸福，来源于她的心态，来源于她对于自我定位的一种豁达。2009年2月，我们专程去香港拜访她，因她住在北角一带，便约好在新光戏院门口碰头。之前也略有按照早年姚莉灌唱的唱片封面小照去想象伊人今日模样，她的照片不多，







总是面容清朗、笑貌甜美，是文静可人的上海闺秀作派。然而岁月雕琢岂是凡人预料得出，所以在北角糖水道街边看见姚莉女士的瞬间，仍然是暗自惊诧的：并非是美人迟暮的那种惊诧，只是无法让思维即刻跨越60年的距离去重新认识我曾在书本、文字和唱片里熟识的陌生人。她知道按照辈分，王人美是我的姑奶奶，所以一开口就说，当年我们都是王人美的影迷呢，我们可是看着她的电影，听着她的歌长大的。我要喊她姚莉奶奶，她说这可不敢当，一来一去，居然最后我也随着香港老歌迷们的称呼，喊她一声“姚莉姐”，这可真是乱了辈分。随后，只要我去香港，就会给她电话，约她出来一起喝茶吃点心，她也乐意跟我聊天，说说过去的朋友，过去的故事。她从不把自己当歌星，她说那是已经过去多年的事情了，当年她退出歌坛的原因是因为录音技术的革新，要求分轨录音，因而她和BAND有交流，不能共同激发火花，所以，她只能够放弃，这是一个对于自己的艺术多执着的歌星。每次我拿着自己的新作带去给她的时候，她总是很津津有味的阅读，不管是不是写她的。最近她在歌迷朋友的帮助下，把自己唱过的一些佳作整理成CD集，她并不希望这些老歌随风逝去。她给我的感觉始终很年轻，我想，这是因为她爱艺术，爱生活，所以，她不老！

同样具有活力的另一位老人是郑德仁先生。他也是位传奇人物，今年加入“90后”的队伍。然而作为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他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他从小爱好音乐，

从“玩票”开始，后来考进了上海国立音专，专业学习贝司大提琴。后来的跨界音乐生涯确实传奇，他一边加入了杰米·金的爵士大乐队，在仙乐斯舞厅打工，而另一边，他又考入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在这个亚洲历史最长的交响乐团中担任乐手，他将这两份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双份收入让他担起了沉重的家庭负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贝司大提琴首席，又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的贝司大提琴专业学科，就是在他手上被建立起来的。退休后，他喊上了一帮老朋友继续玩爵士，筹建了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我多次与他合作，探索上海老歌在今天的表现方式的拓展可能性。老先生不仅学会了在家里用电脑编配音乐，而且还非常乐意参加现场演出。这本书的首发式，我把它定在了2012年的9月9日，当晚，我邀请老先生一起为大家呈上一台老歌演唱会，我解说，他指挥。我戏称他是上海老歌的“活化石”，他丝毫不介意这个称呼，他对我说，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愿意让化石活过来，我很高兴，我们一起努力。心中有梦，会让人执着，郑德仁先生心中，始终有着关于老歌的一段梦。

我给上海老歌定的范畴是20—40年代在上海创作、演出、录制的各类歌曲，所以，它就不仅仅限于流行歌曲，于是，我们熟悉的一些严肃音乐的大师级艺术家们便也与上海老歌搭上了关系。我经常会与周小燕先生聊起老歌的故事，她的《长城谣》、《红豆词》、《柳条长》都被我



收入《上海老歌1931—1949》那套CD集里。当我带着这些录音去她家时，她很认真的一首一首听下来，我关注过她的表情，有的时候会微微点头，有的时候则一脸严肃。后来，她很仔细的跟我聊过她对当时这些录音的看法，尽管事过多年，但一位严肃的音乐家，对于自己的作品始终都会严肃对待，我想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另外再撰文记述这段故事。周先生对于今天我们重唱老歌非常认真，她始终觉得那是一段值得珍视的文化历史，今天我们应该很严肃地再度创作它。在我院一位老师举办老歌演唱会时，周先生对于她的衣着、台风都给予了详细的意见，甚至在演出中场休息时，还让我转告对于一些歌曲处理的建议，希望下半场更成功。

无独有偶，2009年，我去成都看望郎毓秀先生时，她也是先认真地聆听了自己当年的录音，然后对于那段历史也是津津乐道，话匣子一打开，就聊了四个多钟头。回上海后，我们还通电话。很遗憾，前不久郎先生仙逝，但一曲《西湖春晓》依然经常萦绕耳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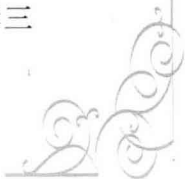
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使我受益最多的有两位良师，一位是我多年的恩师陈聆群教授，我的大部分研究，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他的史学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中，史料为先，没有史料的支撑，所有的体系、主义、思想都是空谈。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由于史料的充足，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尤具可能性。但是，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上，有大量的史料空



白之处，不先把它填满，何来研究。这些年，我能够有动力、有耐力地去聆听甄别了几千首上海老歌录音，收集了大量的老歌曲谱，这都与陈先生的教诲分不开。今年他八十挂零，我想此书的出版，也正是贺寿的一份最好礼物。

还有一位是山东的孙继南教授，他是黎锦晖的研究专家，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帮他收集过黎先生的歌谱，他一直念念不忘，对于后学晚辈的我，颇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1992年的中国音乐史学会扬州会议上，他看了我提交的关于黎锦晖“黄色歌曲”的论文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年轻人的思想更为开放，看了你的论文，也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方面的研究，我希望你继续下去，不要放弃。后来，我们成为了老歌研究上的忘年交，至今还经常邮件交流心得。

我还有几位研究中的挚友。第一位是香港的黄奇智先生，他可以算是第一位系统整理老歌的前辈了，他的那本时代曲一出，确实激励了很多人的研究，我确实是在他的成果激励下才开始重新捡起了老歌的课题的。后来，我担任执行主编出版了《上海老歌1931—1949》，这让他也很兴奋。我们俩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是2009年2月，在香港铜锣湾的花园餐厅。那是姚莉姐安排的，我们见面后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油然而生。由于大家都做此项研究工作多年，所以很开门见山地谈到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并很快达成一致，我们应该做一本《华语流行音乐史》，它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开始，然后涉及两岸三



地不同时期的发展，进而到华语地区的流行音乐状况，需要几位学者共同研究。我们碰头的时间不长，因为我要赶去机场，而他和姚莉姐要去参加张露的追思会。我们约定随后有时间再落实细节。谁知道就此成为诀别，第二年，黄奇智先生癌症复发，他知道治愈无望之时，居然要求医生准许其出院回家一周，为了整理家中的种种资料，最后将其全部捐给了香港电影博物馆。并嘱咐其学生，在他死后，骨灰撒入大海；由于身边已无亲人，他决定将名下房产变卖后，捐给香港大学，设立奖学金；此外不发讣告告知亲朋好友。所以，我竟是在他去世后三个多月才得到的消息。

第二位是陈钢先生，谁第一个提出“上海老歌”这个词，无法考证，因为口说无凭。但第一个将“上海老歌”用于出版物的，应该是著名的作曲家陈钢先生，他其实也是一位老歌传人，因为他的父亲是比他还有名的作曲家陈歌辛先生，《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出自他的手笔。2002年，陈钢先生主编的《上海老歌名典》出版问世了，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上海老歌这个词用得好吧，它回避了很多，也涵盖了很多，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当我担任执行主编，花费了7年时间，为中国唱片厂上海公司整理了400首30—40年代的歌曲，并附上了近四十万字的文字说明之后，我给这套出版物起的名称是《上海老歌1931—1949》。于是我也很得意地问陈钢先生，你觉得怎么样？他笑答：我们是姊妹篇。按照辈份，我要喊他大